

# 汉字的性质

苏培成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 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要根据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汉字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字,这一个个的字记录的是汉语的一个个语素,所以汉字是语素文字。从内部结构说,汉字主要是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所以叫做意音文字。

**关键词:** 语素文字;表意文字;意音文字

**中图分类号:** H 0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416(2001)01-0011-08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一切文字的共同性。某种具体文字的性质,例如汉字的性质,指的是这种文字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个性,这是比较文字学要回答的问题。汉字的性质是汉字研究的根本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字学家受到时代的局限,眼界不够开阔,心目中只有汉字,因而不可能进行汉字和别种文字的比较研究,汉字性质的研究没有能够进入他们的视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学者眼界逐渐开阔,才开始了汉字性质的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一些论文。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汉字性质的研究形成了热点。通过学术争论,认识不断深化。

## 一、语素文字说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话说,就是“文字表现语言”<sup>[1](p.47)</sup>,因此我们要联系语言来研究文字。要确定某种文字的性质,就是要看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

(一)索绪尔的表意文字说。对汉字的性质最早做出明确论断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他说:“只有两种文字

的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此外,表意文字很容易变成混合的:某些表意字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终于变成了表示孤立的声音的符号。”<sup>[1](pp.50-51)</sup>

索绪尔的这段话给了我们很多有价值的启示。他指出确定文字的性质要看文字和它所记录的语言的关系,而不是看文字的内部构造。根据这个原理,他把世界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类,阐明了这两大类文字的主要区别。表意体系的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这就是说这种文字符号是表示“词”的,而不是脱离词去表示观念的,但这不是说它和意义完全无关,在表意文字里,“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表音文字是模写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而表意文字不做这样的模写。就这个意义说,表意文字的“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索绪尔高屋建瓴,为汉字性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2001-02-27

作者简介:苏培成(1935—),男,天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汉字学纲要》等。

(二)布龙菲尔德的表词文字说。美国语言学家列·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发展了索绪尔的思想。他说:“从表面上看,词(words)显然是首先用符号表现在文字里的语言单位。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每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意文字(ideographic writing),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所以不如叫作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word-writing 或 logographic writing)。”<sup>[2] (p. 360)</sup>

布龙菲尔德同意索绪尔的观点,但是感到“表意文字”这个名称容易引起误会,误会为文字直接表示观念,其实文字直接表示的是语言里的词。因此他建议把表意文字改为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

(三)赵元任等的语素文字说。语素(morpheme)理论产生之后,国内外都有学者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最早提出汉字是语素文字的是赵元任,不过他把 morpheme 叫做词素,而不叫做语素。赵元任说:“用文字来写语言,可以取语言里头各等不同尺寸的单位来写。……在世界上通行的能写全部语言的文字当中,所用的单位最大的文字,不是写句、写短语的,是拿文字一个单位,写一个词素,例如我们单独写一个‘毒’的字形,来写‘毒’这个词素。……以上是讲用一个文字单位写一个词素,中国文字是一个典型的最重要的例子。……他跟世界多数其他文字的不同,不是标义标音的不同,乃是所标的语言单位的尺寸不同。”<sup>[3] (p. 141, 142, 144)</sup>

赵元任的词素文字(语素文字)说和索绪尔、布龙菲尔德的观点一脉相承,用的术语虽然不同,但是实质完全相同。在国外,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的还有希尔(Archibald A. Hill, 1967)、桑普森(Geoffrey Sampson, 1985)、德范克(John DeFrancis, 1989)等学者。<sup>[4] (p. 29-30)</sup>

(四)吕叔湘、朱德熙的语素文字说。吕叔湘赞成汉字语素文字说,他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白透彻的阐述。他说:“世界上的文字,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分类,也就是按照文字代表语言的方式来分类,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音素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又叫做音位)。英语、法语等等所用的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俄语、保加利亚语所用的斯拉夫字母,都是音素文字。第二类是音节文字,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就是辅音

和元音的结合体。日语的字母(假名)、阿拉伯语的字母,都属于这一类。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字母原则上都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是偶然的例外。第三类文字是语素文字,它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是这种文字的代表,也是唯一的代表。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结合”。<sup>[5] (p. 142)</sup>

朱德熙同意汉字是语素文字的观点。他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汉字跟它所记录的对象汉语之间的关系来看,汉字代表的是汉语里的语素。例如[ dǎngāo ]的[ gāo ]、[ gāoyào ]的[ gāo ]和[ tiàogāo ]的[ gāo ]读音相同,意思不一样,是三个不同的语素,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汉字‘糕、膏、高’(蛋糕、膏药、跳高)来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汉字可以说是一种语素文字。”<sup>[6] (p. 198)</sup>

汉字是语素文字的理论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批评来自裘锡圭。裘锡圭说:“有的人是因为看到汉字里一个字通常代表一个语素,称汉字为语素文字的。像这样撇开字符的性质,仅仅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给文字体系定名,也是不妥当的(这里所说的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就是一般所说的字。汉字的笔画可以称为用笔的基本单位)。英文里几乎每个字都代表一个词,大家不是并没有把它看作表词文字,而是把它看作音素文字的吗?”<sup>[7] (p. 17)</sup>他还说:“语言有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必然既有音又有义。就这一点来说,各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之间并没有区别。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sup>[7] (p. 11)</sup>由此可见,裘先生不赞成把汉字说成是语素文字,是因为“仅仅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并不能把不同性质的文字区分开来。

要讨论裘先生的观点,必须先弄清楚“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必然既有音又有义”这段话里的“文字”指的是什么。显然它不是指书面语,因为说书面语有音又有义就等于不说,没有什么价值,而只能是指具体的文字符号,也就是文字的个体。既有音又有义的文字符号,指的又是什么呢?高名凯、石安石说:“无论哪种文字,都是以不同的形体去记录语言中的各个成分(即记录它的发音和意

义)的,因而任何文字都具有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sup>[8] (p. 186)</sup> 这段话说得比较笼统,只说文字“以不同的形体去记录语言中的各个成分”,然后就得出“任何文字都具有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的结论。叶蜚声、徐通锵说:“语言中的语素、词这些单位包括音和义两个方面,记录语言的文字,除了音、义之外,还必须有自己的形体。所以,文字有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字音、字义和语素、词等单位的音、义一致,而字形则是文字所特有的。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sup>[9] (p. 154)</sup> 这里只说到记录语素和词的文字,没有说到记录音素和音节的文字。

汉字的单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即有形有音有义,这没有疑问;而和汉字相对应的,在拼音文字中有形有音有义的,是什么呢?显然是单词而不是字母。上述的两部语言学概论认为文字的基本单位是有形有音有义的,可见他们所指的是汉字的单字和拼音文字的单词。为研究不同文字的性质要进行对比,而把汉字的单字和拼音文字的单词看做是具有同一性质的单位来对比并不妥当。裘先生采取了通行的语言学概论里的这种观点来讨论汉字的性质,自然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认为:为确定具体文字的性质而进行对比时,要用文字的基本单位来比,而不能用其他单位来比。文字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文字体系中能和语言成分相对应的最小的单位,王伯熙管它叫做文字的“独立符号”。王伯熙说:“所谓‘独立符号’,是指在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符号。如记录词的方块汉字‘明’就是一个独立符号,它不能再分析了;若再分析成‘日’‘月’,音、义全变,所记录的就不是原来的语言单位了。”“英文中的b是记录音素的独立符号。”<sup>[10]</sup> 根据这种理论,汉字里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单字,而用来和它对比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一个个的字母,而不是一个个单词。汉字的单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记录的是汉语的语素;拼音文字的字母只有形和音,没有义,记录的是语言里的音位,这样对比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文字体系的本质区别,这样确定的文字性质是科学的有效。从索绪尔到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就是通过这样的对比得出了汉字是语素文字的结论。裘先生用汉字的单字和英文的单词来对比,发现两者都是有形有音有义,无法区分。他没有发现用来对比

的单位不合理,却否定“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给文字体系定名”的基本原则,进而否定汉字是语素文字的结论。其实,用汉字的单字和英文的字母来对比,完全可以把这两种不同的文字区别开来,从而得出结论:汉字是语素文字,英文是音素文字。

## 二、表意文字说

许多人主张汉字是表意文字,而不同的人所说的表意文字的含义并不相同,所以对汉字的表意文字说应该分开来讨论。

(一)沿用索绪尔的表意文字说。索绪尔把世界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类的观点,对汉字研究影响很大,现代中国有些学者仍然沿用了这种说法。

梁东汉认为“方块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他说:“分类要看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是怎样的一个语言单位,是表达整个的词,抑或是表达词的一个音节或音素。”“符号表达‘个别的完整的词或者它的独立的部分’的文字体系叫做表意文字体系。”“现在使用的方块汉字是古代好几种表意文字里唯一能够流传和巩固下来的表意文字。”<sup>[11] (p. 59, 62)</sup>

叶楚强也采用了索绪尔的汉字是表意文字理论。他说:“文字符号总是表达一定的语言单位的(整句话,词或词素,音节,音位)。和整句话相适应的就是图画文字;和词或词素相适应的就是表意文字;和音节相适应的就是音节文字;和音位相适应的就是拼音文字。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汉字基本上是汉语单音节词和词素的记号。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表意文字,而不要以为从汉字字形本身可以看出汉字的意义来。”<sup>[12]</sup>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在高等学校影响很大。关于汉字的性质,他们认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他们说:“世界上的文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表音文字(字母文字),一类是表意文字(非字母文字)。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同表音文字有本质的区别。”“汉字不是直接表示音位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词或语素,从而间接代表了词和语素的声音。”<sup>[13] (p. 161)</sup>

上述各家对汉字是表意文字的论述符合索绪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正如我们在上一节引用

的布龙菲尔德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容易误会为汉字可以直接表意,不如采用语素文字的说法。

(二)汉字直接表示概念。有人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因为它可以不通过语言直接表示概念。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在中国,一如在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再去表示概念。这就意味着,书面语言是独立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的。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学了4000个左右的视觉符号(据说足够日常应用了)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面前了。对于他不存在学习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负担。”(中文译者注:“这里的‘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指古代字音,即古音。”)<sup>[14] (p.99)</sup>

帕默尔的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根本的错误在于把文字混同于图画,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字。他认为汉字是一种图画系统,可以直接表示概念。他说的可以“独立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的书面语言,实际是图画。图画可以表意,但不是文字,不能记录语言,不是语言的书面符号。这是图画和文字的本质区别。图画所能表示的意义是有限的,很多抽象的概念无法表示,虚词无法表示。单靠图画来记录语言是做不到的。文字产生于图画,正因为图画不能满足人类记录语言的需要,才在图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文字。这是人类语言生活中的大事。赵元任说:“凡是视觉的符号,用来代表语言的就是文字。反之直接画事物,只是画儿,直接做事物的符号,是一般的符号,还不是文字。同样的那个画儿,同样的意义,有人看了那个骷髅跟两根骨头,说‘毒药’;有人看了说‘有毒’;有人看了说‘危险’;有人看了说‘poison’。同样一个牌子,中国人看了说‘禁止左转’;英、美人看了说‘no left turn’。因为那些符号是直接代表意义的,可是他不代表语言。那么,直接代表意义的符号当然是自古有之啦,现在也还用得很多,可是那个不是文字。”<sup>[3] (pp.140-141)</sup>汉字如果真是图画系统,它就无法完整地记录汉语,自然也就不存在“四千年的文献”。汉民族如果没有文字,那不就要退回史前时期去了吗?帕默尔说的“一个学生学了4000个左右的视觉符号(据说足够日常应用了)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面前了。对于他不存在

学习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负担”,汉人的语言实践否定了这种臆测。学会4000个汉字谈何容易!可是我们知道:即使认识了4000个左右汉字并不能读懂用汉字写的古书,当然也不能懂得汉语的古音。因为古今汉语有所不同,汉字的古今字义字音也有很多不同。

在中国有些人宣传和帕默尔相似的观点,而且认为这就是汉字的优越性。袁晓园说:“字形表义本来就存在着两条渠道:一种是以字形直接表义,不以语音为介;一种是以字形先表语音,从而再表语义。”“由于语言的特点不同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各民族文字运用字形表义的情况就不同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重于以形表义,一个是重于以形表音而后再表义。”“实事求是的分析,汉字保持和发展了字形固有的表义方式之一——以形直接表义,从文字学上看,是一个伟大的贡献。”<sup>[15] (p.272,273)</sup>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也不符合汉语汉字的事实。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从来都是音义结合体,而不是脱离语音的赤裸裸的概念。赤裸裸的概念不能成为语言,也不能成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图画可以直接表意,而“以字形直接表义”的文字是根本不存在的。说汉字是“以形直接表义”,随便给你一个不认识的汉字,你能说出它的意义来吗?不要说去古已远的楷书,就是保留图画意味较多的古文字也办不到。古文字里占有很高比例的假借字,怎么以形表义?甲骨文经过了100多年的研究,至今还有三分之二的字不认识。如果能够直接表义,还有什么不认识的呢?这种错误的理论没有科学根据。有人说直接表义的汉字比拼音文字高明得多,最有前途,是21世纪里发挥威力的文字。这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申小龙说:“索绪尔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的代表就是汉字。”“这种文字形态能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直接反映思维的内部语言代码,而无须通过语音的间隔带。”<sup>[16]</sup>这是对索绪尔观点的粗暴歪曲。索绪尔明明是表意文字的“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到了申小龙的笔下“和整个词发生关系”不见了,变成了

“直接与概念沟通”。索绪尔说表音文字“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和表音文字做对比，他说表意文字“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词是音义结合物，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词的声音，怎么能说“无须通过语音的间隔带”？

《汉字文化》杂志宣传：“一种文字，越是能摆脱语言的局限与羁绊，直接与思维沟通，它就越能发挥文字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效应，从社会功能上说它也越成熟越先进。而汉字就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样一种文字。”<sup>[17] (p.17)</sup> 这种说法根本不值一驳。说汉字“能摆脱语言的局限与羁绊”，这是对汉字的歪曲，是把汉字贬低为文字产生前的图画，进而否定汉字。这只能造成认识的混乱，而不是科学研究。

(三)汉字表示汉语的意义。文字不能脱离语言直接表示观念，这一点我们已经反复强调并且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从文字符号的构成说，它怎么和语言发生联系呢？有人认为，汉字是直接和汉语的意义联系的，所以是表意文字。孙钧锡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语言里的词和词素有音和义两个方面。作为‘文字符号’，它不是表音的就是表意的。从本质上说，汉字不是表音而是表意符号，就是说它并没有变成字母，它同语言的声音的联系不像拼音文字那样是直接的。”<sup>[18] (p.220)</sup> 这种说法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它的致命缺点是完全忽略了不同性质的文字有不同的基本单位。脱离了文字的基本单位去讨论表音还是表意，是不能说清楚问题的。单就汉字构成的研究说，它把汉字看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也不能说清汉字是用哪一部分来和语言的意义发生关系。

王宁说：“汉字是表意文字。这样定性只是说，汉字是因义构形的，因此，它的形体直接带来的信息是意义，由义而知音。这与拼音文字直接带来的语音信息，由音而知义，正好相反。”<sup>[19]</sup> 汉字的构形理论从古至今都承认有表意一类，六书里的象形、指事、会意是表意的。裘锡圭的“新三书”是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也承认汉字有表意字<sup>[7] (p.107)</sup>。不过六书里的形声字却不能归入表意字，虽然许多声符也是由表意字构成的。我们不能不考虑大量的声符存在，把汉字体系说成就是表意

的。裘锡圭说：“近代研究世界文字史的学者，起初把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这种类型的文字称为表意文字。这一类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们简单地称为表意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sup>[7] (p.10)</sup>

### 三、意音文字说

意音文字说是从汉字的内部结构着眼对汉字的性质提出来的理论。周有光和裘锡圭都提出了汉字是意音文字的理论，但是内容并不相同。下面分别加以评介。

(一)周有光的意音文字说。1957年周先生发表了《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在这篇文章里，他说：“用文字表达语言，有三种基本表达方法，就是表形、表意和表音。”“三种表达方法并不就等于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文字发展史的分期应当以客观存在的文字体系的整个状况为根据，不应当以其中的部分状况为根据。”“综合运用表意兼表音两种表达方法的文字，可以称为‘意音文字’(ideo-phonograph)。汉字就是意音文字之一种。”“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文字的组织原则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字在有记录的三千多年中间始终是意音制度的文字。古今的不同只是在形声字的数量和符号体式的变化上。”<sup>[20]</sup> 1987年周有光发表了《文字类型学初探》<sup>[21]</sup>，提出文字三相说，建立了世界文字的分类体系。随后，在他写的其他著作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98年周先生出版了《比较文字学初探》。在这部著作中，他进一步解释了汉字是意音文字的观点。周先生指出：人类文字史的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形意文字、意音文字和字母文字。凡是未达到成熟水平的文字，统称为“原始文字”。由于它们的表达方法都是以表形和表意为主，不能表音或者偶然表音，所以在文字分类学上简称“形意文字”。“意音文字”代表人类文字史“走出原始时期，进入古典时期”的发展阶段，因此又称“古典文字”。发展成熟而又代表高度文化的意音文字只有：西亚的“丁头字”、北非的“圣书字”和东亚的“汉字”。此外还有中美洲的“马亚字”，达到初步成熟水平，代表较低的文化。各种意音文字的外形是迥然不同的，可是它们的内在结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由三类符号所组成：意符、音符和定符。这三类符号合称为“三书”。意音文字出

身于图形符号,可是早已离开了象形阶段,成为主要用表意和表音方法来表达语言。意音文字在西亚和北非成熟之后,经过2000年的孕育,诞生了字母。字母文字是继形意文字和意音文字之后人类文字史的第三个发展阶段<sup>[4] (pp.10-15)</sup>。

周先生是我国从事比较文字学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意见富有启发性,值得重视。他把汉字放在世界文字发展的历史里来研究它的位置,认为汉字和丁头字、圣书字、马亚字属于同一类。这一类文字都用表意和表音的方法来表达语言,所以是意音文字。这个结论是科学的可信的。

(二)裘锡圭的意音文字说。裘锡圭在研究汉字的性质时,提出了两层符号的理论。他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讨论汉字性质的时候,如果不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明确区分开来,就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sup>[7] (p.10-11)</sup>根据字符理论,裘先生对汉字的性质做了如下的分析:“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作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字分别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后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后一个阶段的汉字里的记号几乎都由意符和音符变来,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构成等情况,也可以称这个阶段的汉字为后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后期意音文字。”<sup>[7] (p.16)</sup>

对裘先生的理论,我们提出三点看法。第一,裘先生的区分两个层次符号的理论对研究汉字的结构十分重要,具有指导意义。根据汉字的内部结

构,确定汉字为意音文字,结论是科学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把3000多年来汉字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指出在内部结构上的差异,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深入。第二,两个层次符号的理论不适合用来分析拼音文字的结构,除了适应汉字式的文字外,不具有普遍性。以英文为例,它只有一个层次就是记录英语的英文字母,字母本身不像汉字那样有复杂的结构。字母的作用是拼音,字母分不出意符、音符和记号。如果说汉字的音符是表音的,英文字母是拼音的,和音符不同。第三,关于汉字三类字符的定义,裘先生说:“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根据两个层次字符的理论,字符直接联系的是汉字,不是汉语;字符是汉字的组成部分,不是汉语的组成部分。因此,讨论字符跟词在意义上、在语音上有没有联系,不符合两个层次的理论。

### 本文小结

上面我们讨论了汉字的语素文字说和汉字的意音文字说。这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可以共存,而不是彼此排斥。朱德熙把这两种理论放在一起来说明,他说:“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sup>[6] (p.198)</sup>那么,汉字的这两个方面是并列的呢,还是有主有从的呢?我们认为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有从的。汉字是语素文字,这是汉字的根本性质。正因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所以字数要有成千上万。要为汉字造出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形体,汉字的字形和它所记录的语素要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有一定的理据性,用单一的字符是做不到的,所以要用三种字符。所以汉字的结构特点是从汉字是语素文字这一根本性质派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 参考文献:

-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 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0.
- [4] 周有光. 比较文字学初探[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8.
- [5] 吕叔湘. 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A]. 语文近著[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
- [6] 朱德熙. 汉语[A]. 语法丛稿[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 [7]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8] 高名凯, 石安石. 语言学概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9]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 [10] 王伯熙. 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J]. 中国语文, 1984, (2).
- [11] 梁东汉.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5.
- [12] 叶楚强. 精简汉字字数的根据和方法[N]. 光明日报 1965—05—02.
- [13]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 [14] 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M]. 李荣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15] 袁晓园. 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A]. 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8.
- [16] 申小龙. 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流变[J]. 语文建设通讯, 1993, (4). 总 42.
- [17] 毕可生. 汉字的的社会学研究[J]. 汉字文化, 1993, (2).
- [18] 孙钧锡. 中国汉字学史[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1.
- [19] 王宁. 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的原则[J]. 语文建设, 1991, (2).
- [20] 周有光. 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J]. 中国语文, 1957, (7).
- [21] 周有光. 文字类型学初探[J]. 民族语文, 1987, (6).

## The Proper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SU Pei—cheng

(Chinese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perty of a writing depends on the language unit recorded by the basic unit of this writing.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character is a morpheme—writing, because it consists of the individual word which is the record of Chinese morpheme. On the other hand, Chinese character is also ideo—phonographic writing, for it is formed of the symbol of idea and the symbol of phonograph.

**Key words:** morpheme—writing; ideographic writing; ideo—phonographic writing